



平凡的事业

杨海林

仔仔细细地看完采访自己的稿件后,滕老贵老人合上报纸乐呵呵地说:“我们保滩街道十堡村由两个村合并而来,人口较多,居住相对松散,村里年轻人又有外出务工的习惯,所以,要搞好这个村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很不容易。另外,该村又建有福兴建材城等,每年的寒暑假,外地经营户子女也会过来小住,这又给关心下一代工作增加了难度。高汉林从2007年起就做了村关工委主任,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难处,他却总是积极想办法克服,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,深受大家的好评,建议你再去采访一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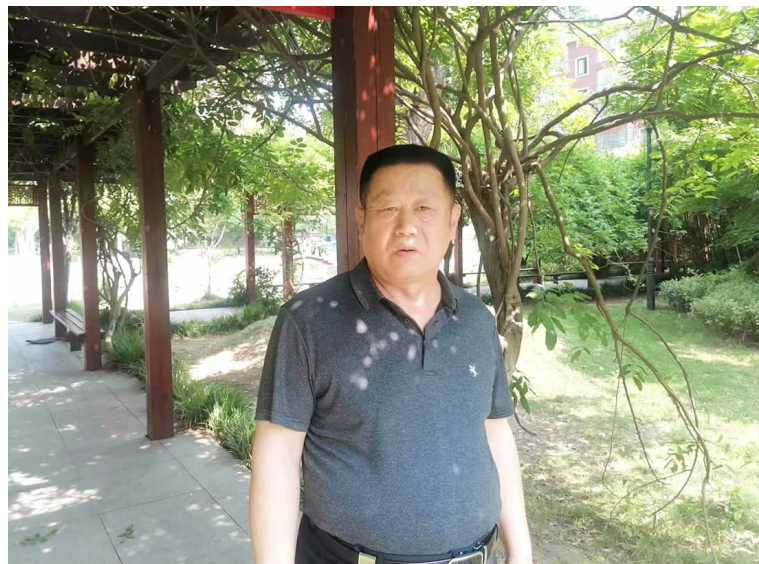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,笔者要来了高汉林的电话,想去拜访一下他。

“天那么热,不麻烦你来回跑了。”电话里的高汉林客气地拒绝了我,想了一下,他又解释道:“我为关心下一代工作东奔西走不假,可是事情虽然干了不少,但都平凡得很,一件也不值得写进文章里……”

还是滕老面子大,他接过电话嘟嘟囔囔一阵数落:“哟,还猪鼻孔插葱——装象了,你知道吗?通过采访你,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心下一代工作,这不好吗?”

“哦,原来是这样呀?”电话里的高汉林恍然大悟,“那么好吧,我现在就在村里,欢迎你们过来。”

见了面,高汉林果然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,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



为我们续着茶,见此情景,滕老笑着说:“老高,只怕我们喝饱了肚子你的正题还没开始呢。”

“别急别急,我请了几位村民,这会儿,他们也该到了。”高汉林答。

说着话,果然来了一位,一张嘴,他就谈到了高汉林如何帮助徐琪(化名)的事。

笔者好奇地问:“这是哪一年的事呀?”

这位村民脱口而出:“从2007年开始吧,当时徐琪在十堡小学上三年级,她的爸爸妈妈远在上海打工,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照顾她的生活。高主任主动做起了孩子的代理家长,照

顾她的学习和生活,直到徐琪上了高中,高主任还经常陪她去市里的新华书店购买学习资料。”

徐琪的爸爸非常感谢高汉林的帮助,可是因为工作忙,他平时很少顾及女儿,每月只是给徐琪发来几百块钱生活费。

“孩子的健康成长仅仅靠钱是不够的。”高汉林得知情况后严肃地在电话里批评了徐琪的爸爸,他提醒徐琪的爸爸妈妈要及时和孩子沟通,虽然相隔数百公里,也要使徐琪时时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。

后来,徐琪顺利地考上了上海某高校。

这位村民说完不久,蒋珊(化

名)的叔叔也走了进来。据他讲,蒋珊去年在理发店里将头发染成了红色,他所在的某中学政教处勒令他立即染回黑色,可是蒋珊根本不予理会,索性旷课去玩耍。

不见了蒋珊,叔叔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妈妈,可是因为疫情的原因,蒋珊的爸爸妈妈根本回不来。

就在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,高汉林主动来找蒋珊的叔叔,帮助他分析蒋珊可能的去向,最后将蒋珊从高沟找了回来。

高汉林正在思忖怎么劝说蒋珊,哪知蒋珊先低下了头:“高爷爷,您那么忙还抽出时间来找我,我……我错了,您现在就带我去理发店吧。”

……

每年的寒暑假,福兴建材城里的一些外地经营户的孩子会跟着大人过来待一阵,有人建议高汉林开设一个专门的校外教育辅导班,可是高汉林认为这是一个让孩子们了解第二故乡涟水的好机会,便热情地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辅导班,让他们和当地孩子一起玩耍、学习,还邀请他们去成集的“苏北小延安”、五湖湖风景区、红窑的金鸡坨生态农庄等地游览。



夕照山漫笔



做「会吃」的老人

常青

前两天,邻居张叔叔因吃了变质的饭菜导致上吐下泻,等儿女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医院,医生又查出他有严重的营养不良。

不可否认的是,直到现在,生活中仍有部分老人习惯过艰苦日子,他们每次进菜场总是这也舍不得买那也舍不得买,走到他们家里又发现至今还收有很多像缝纫机、影碟机这样的旧物,虽然也许再不会用到,可他们仍舍不得扔。

张叔叔康复后,笔者找他聊天,他说:“我平时总认为在家里吃好吃好没人知道,不如将就一下,省点钱干别的事情。因此,我对食物几乎没有特别的要求,只求落个肚儿圆。”

张叔叔的子女也说:“爸爸是一个极节俭的人,每天吃什么饭一点不讲究,有时晚饭基本就是用中午的剩饭泡泡,烧开就吃。”

由张叔叔这件事,笔者想到:提醒老人们正确用餐,应该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。

老人营养失衡,肯定是饮食出了问题。撇开节俭的老人不说,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与晚辈生活在一起,这样麻烦就来了:孩子喜欢吃的他们不一定喜欢,孩子不喜欢吃的他们可能很喜欢。

因为种种原因,部分老人向孩子们“妥协”,选择不麻烦子女,而他们也己不想重新下厨,对付一下就完事了——长此以往,营养如何能保证呢?

还有就是放任型的老人,他们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,自己的饭自己做主,吃什么、吃多少,都看他们自己的心情。这样的老人不能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饮食,迟早会尝到苦果。现实生活中,笔者经常看到,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人,因为没有管住嘴而加重病情的例子。

关注老人营养失衡的现象,关键要在“衡”字上下功夫。一是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营养知识宣传。一般老人怎么吃?有某种疾病的老人怎么吃?建议权威部门加大普及干预老年人饮食的营养学指南。二是老人要有强烈的饮食自律意识,不能一张嘴就摆不下筷子,也不能一味茹素,要保证自己的营养摄入均衡。

敢吃不怕,关键会吃。不敢吃不好,有时它的危害不比敢吃差。在敢与不敢之间,寻找一个平衡点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“吃出来”的问题,有时可以通过合理的营养机制再让它“吃回去”。要想做到这一点也不难,首先要加强健康知识宣传,让老人懂得如何吃才科学。其次,还要引导他们如何有效地活动。

找到敢吃与不敢吃这个平衡点,老人就会自觉地选择吃什么、怎么吃,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老年疾病的发生,让晚年生活更幸福。

我收藏的吴强签名本

王佳峻

在《我家的书橱》中,吴善然先生提到吴强开过的一句玩笑:他的一个标点抵得上一个西瓜。吴强的这个玩笑其实我也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,大意说有一回吴强请某剧团的演员们吃西瓜,演员们怕吴强破费,吴强便哈哈一笑:“我的稿费高着呢——一个标点,抵得上一个西瓜。”

据网上一篇文章记载,《红日》出版后仅仅8年就再版44次,发行了180多万册,这部书给吴强带来了多少版税我们虽然不得而知,但他能开这样的玩笑,说明肯定是不菲的。

家乡出过这样一位名人当然是值得自豪的,我的好几个书友都拥有一本吴强当年送给朋友的签名本。虽然这些签名本不是送给书友自己的,但大家仍然兴趣盎然,说每看着扉页上龙飞

凤舞的笔迹,吴强的形象就会一点一点浮现在自己面前,一颦一笑,可亲可感。

我在某旧书网站买书多年,算得上是一个资深的买家了,看着朋友们拥有的签名本,有一天我忽然心中一动,于是在这个网站的搜索栏输入“吴强签名本”几个字,立即噼里啪啦地跳出好几本正在出售的旧书,看一看,价格也不是很贵,便选了一本扉页上盖有“吴强之印”印蜕的下了单。

收到书后打开一看,“吴强之印”下面写的居然是“尹卜甄赠,1995.6”。

这个尹卜甄是谁呀,怎么会在吴强的书上签名呢?我请教涟水的一位作家,才知道尹卜甄是吴强的爱人。

——吴强于1990年4月去世,尹卜甄女士1995年将她得的书签名送人,这是很合理的事。

朋友笑话我购买前没有留心,

建议我重新买一本,老实说,我倒是很感谢自己的粗心,使我得到一本涟水媳妇的签名本——后来在网上百度了一下,尹卜甄女士曾是湖北女师的才女,很早就投身于革命。呵呵,这样的一个签名本摆在案头,也是非常不错的。

前几天我在这个旧书网浏览时,突然又看到一本吴强的签名本,扉页上写有“范尼、征农同志指正,吴强,1979,12”等字样。

呵呵,这回是吴强本人签的了。

书寄来后,我在网上搜索,得知方尼老家在江苏东台,是我国著名的女诗人,也是夏征农的



绿意盎然的吊兰

吴善然

有一回在邻居家玩的时候,他送给我一盆吊兰。看着这个绿意盎然的精灵,我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



地把它捧回来,放在客厅最显眼的

位置。在我和我妻子的精心呵护下,吊兰一直蓬蓬勃勃,以致每一个来到我家的人都会啧啧称赞。

后来,有许多白色的小花蕾从吊兰那密密的绿叶中钻出来,令我越来越痴迷,爱人说我们的吊兰要开花了,总愿我找几个文友回来搞一个赏花会。我自然非常开心,和文友们

约定每人写一首赏花诗,遗憾的是我的赏花诗还没写出来,吊兰的花就败了——不但花儿落尽,而且叶子发黄变枯。

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后,我惊喜地发现吊兰的根部竟探出了几个小小的脑袋,它们就像是孩童在调皮地打量着身边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小吊兰越长越大,爱人不得不在它们的头顶吊了几根细绳,想把它们牵引过去。

但是好像很费事。后来,爱人把新长出的吊兰一根根剪下来,移植到水杯里、罐头瓶里甚至是小孙子喝完的一个塑料奶瓶里,这些吊兰并没有喊着嘴嫌弃,仍然快快乐乐地生长,使我们的客厅成了绿色的世界。

我和爱人为这些满眼的新绿陶醉,早已忘了朋友当初送我的那一盆——它,已经被爱人搁置到楼下垃圾箱边,不知道什么原因,清理垃圾的师傅一直没能将它拿走。

昨天傍晚和爱下楼时,我们竟然又看见了它——它枯萎的叶子已经不见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新绿,重新长出的叶子潇洒地向舒展着,宛如绿色的礼花在尽情绽放。

我们是准备去医院看望一个病人的,听说他这些天情绪一直很低落。现在,我捧起这盆吊兰对爱人说:“我们把它送给那位朋友吧,他的病房里,太需要这样的绿了。”



诗词欣赏

五湖湖公园赏莲

张成业

放眼田田满碧池,
芙蕖香拂众心怡。
端庄秀色大家范,
清雅芳容淑女姿。
叶下双鸳情恋恋,
花间群鲤梦痴痴。
我曾游览西湖景,
五湖湖塘更入迷。

书法天地



徐晓雄 绘